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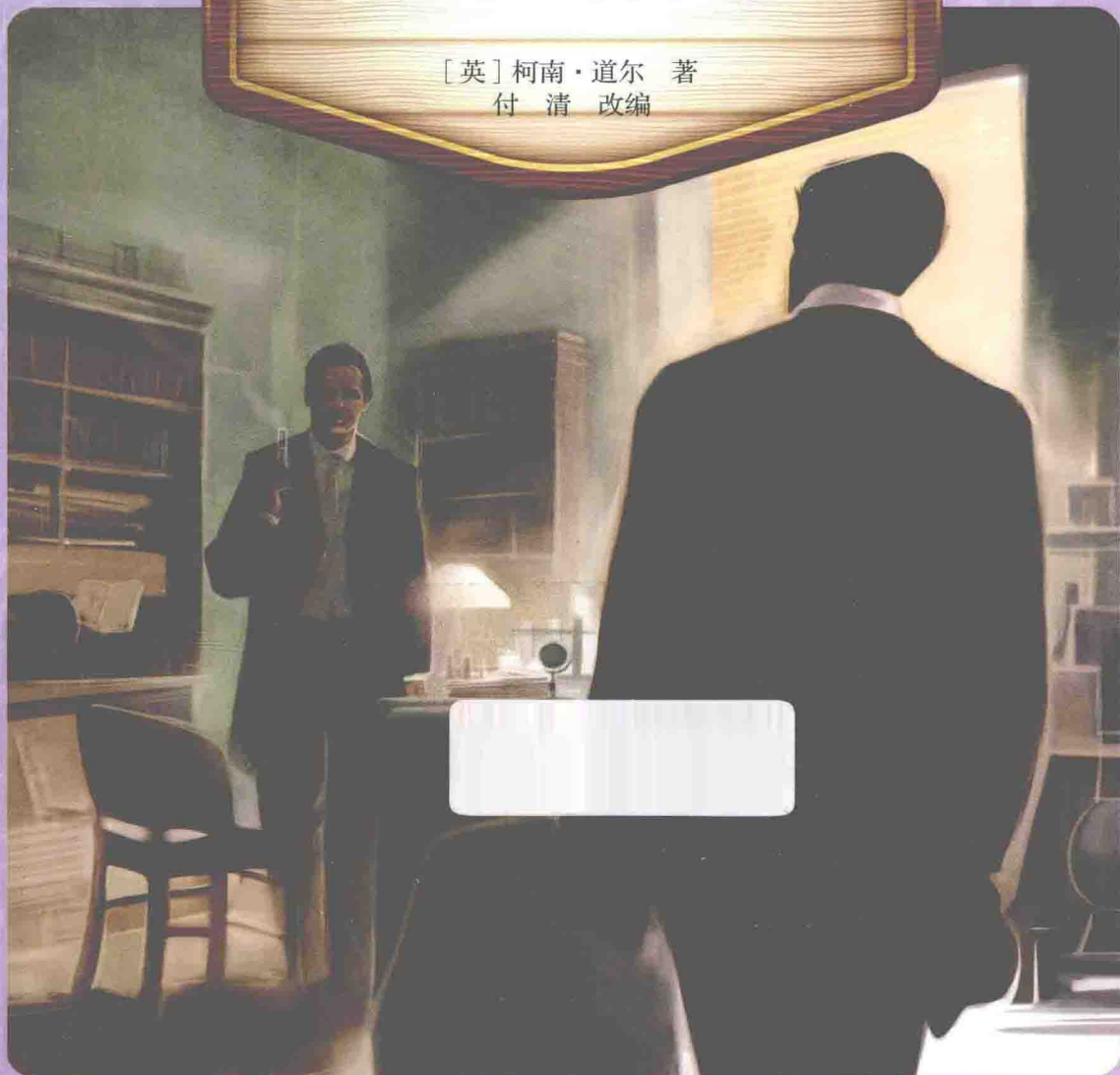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主题悦读系列

侦探
推理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 柯南·道尔 著
付 清 改编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世界经典名著主题悦读系列

SHIJIE JINGDIAN MINGZHU ZHUTI YUEDU XILIE



福尔摩斯探案集

FUERMOSI TANAN JI

[英] 柯南·道尔 著
付 清 改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集 / (英) 柯南·道尔著; 付清改编.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4.7

(优生必读文库·世界经典名著主题悦读系列)

ISBN 978-7-5448-3448-3

I. ①福… II. ①柯…②付…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97646号

责任编辑: 李 炜 邓文华 朱晓颖 美术编辑: 王 雪

责任校对: 贾玲云 责任监印: 陈嘉智 媒介主理: 詹 悦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25 字数: 155千字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5 000册 定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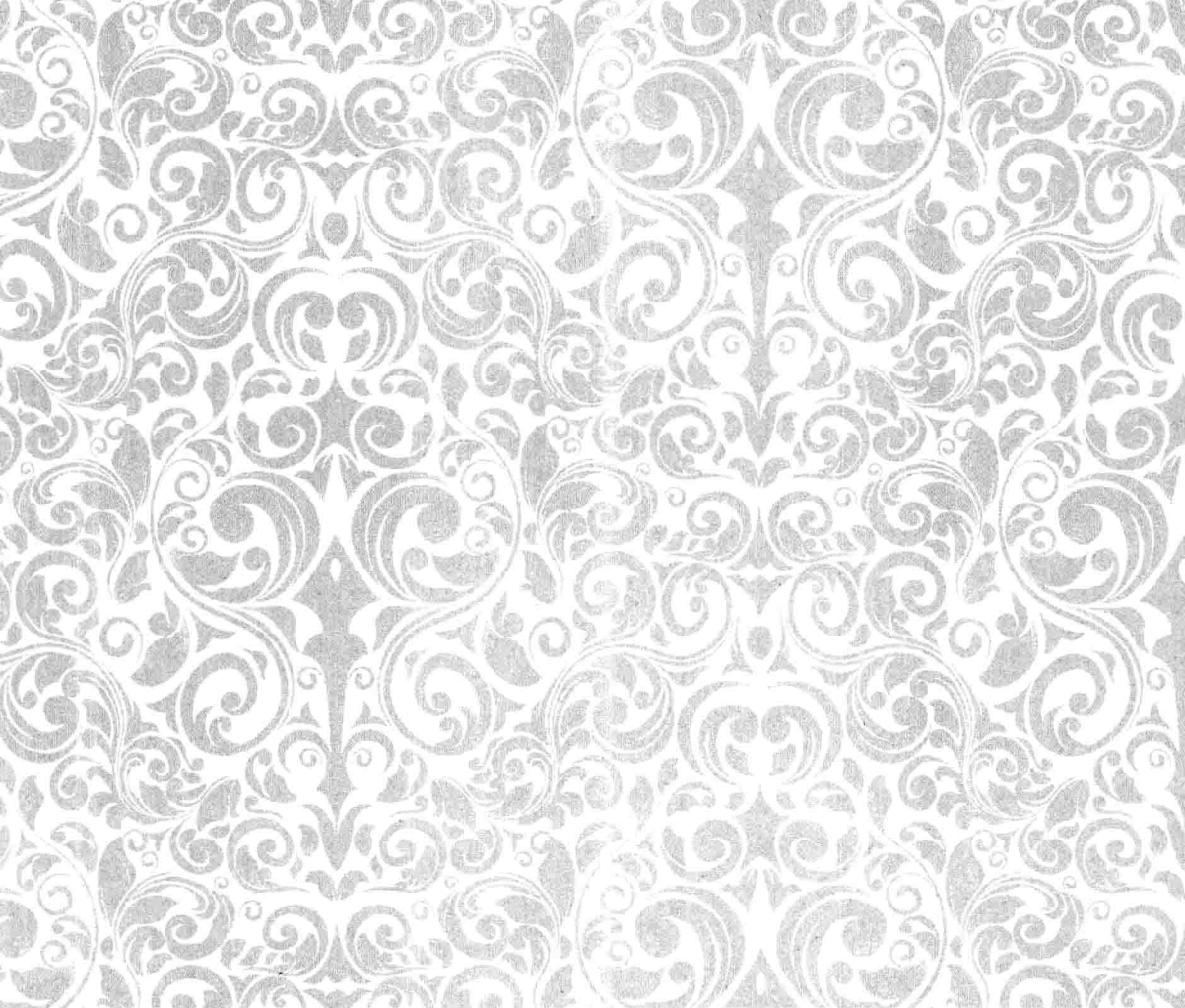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1 短篇小说

- 3  斑点带子案
- 27  波西米亚丑闻
- 42  红发会

55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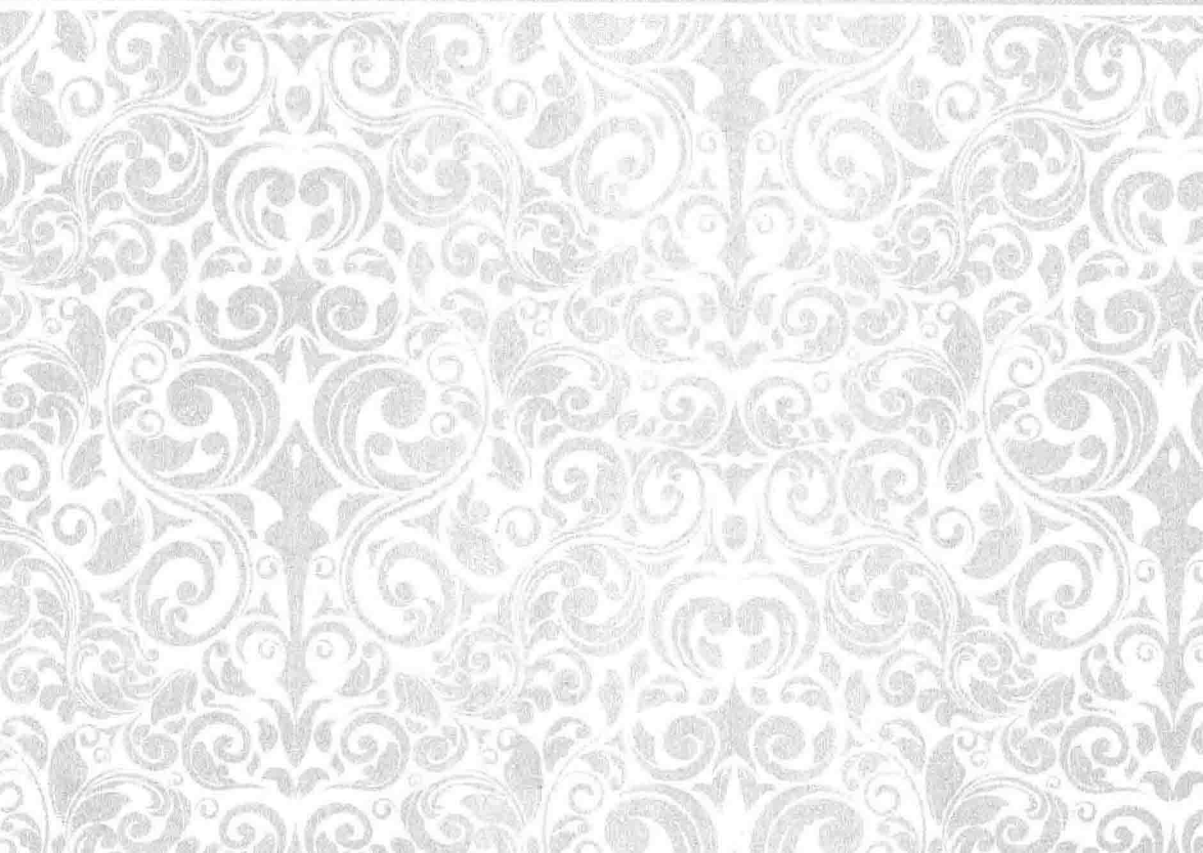
- 57  血字的研究
- 140  四签名
- 205  读后感范文
- 211  主题阅读推荐书目



短篇小说



我一直以来热衷于研究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破案方法。粗略地翻阅八年来记录的七十多个案例，我发现这其中大多数都是悲剧性的，当然也有一些颇具喜剧效果，而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离奇古怪，与平淡无奇完全不沾边。



斑点带子案

我一直以来热衷于研究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破案方法。粗略地翻阅八年来记录的七十多个案例，我发现这其中大多数都是悲剧性的，当然也有一些颇具喜剧效果，而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离奇古怪，与平淡无奇完全不沾边。这是因为，福尔摩斯破案的动力仅仅是解决近乎荒诞离奇案件所带来的快乐，而非为此而得到的酬金。

在这些匪夷所思、变化多端的案例中，最异乎寻常的莫过于罗伊洛特家族的那桩奇事，外界对于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之死有众多猜测，有些谣言甚至比案件本身更加骇人听闻。

事情发生在1883年4月初，那时，我们两个单身汉合住在一套位于贝克街的公寓中。一天早晨，我醒来后突然发现一个瘦削的身影穿戴得整整齐齐站在我床边，无疑，这就是我的室友福尔摩斯。我诧异地眨了眨眼睛，望了一眼壁炉架子上表针指向七点一刻的时钟，心里有些不乐



意。我正奇怪于一向爱睡懒觉的福尔摩斯的反常行为，还没来得及说话，福尔摩斯抢先开口道：“对不起，华生，看来今天你注定无法保持一贯的规律生活了。”

“什么事？难道失火了？”

“不，是一位情绪激动的年轻女士，我想，这位年轻女士选择在这个时间把我们吵醒，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她现在正在客厅等我，我预感这是一件有趣的案件，相信你不愿错过每一个细节，所以我才大清早把你吵醒。”

“我的老兄，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我一边回答，一边匆匆穿上衣服，没过几分钟就准备就绪了。

我随同我的朋友来到客厅，看到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女士端坐在窗前。见到我们走进房间，这位年轻的女士站起身，即使透过她蒙着的厚厚的面纱，我也能察觉到那焦虑的神情。

“早上好，小姐，”福尔摩斯愉快地说，“我的名字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是我的挚友华生医生。请您放心，在他面前，您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地谈话。请凑近火炉坐吧，喝杯热咖啡，我看您在发抖。”

那位女士按福尔摩斯的请求换了个更加靠近火炉的座位，同时低声说：“我不是因为冷才发抖的。”

“那么，是因为什么呢？”

“是恐惧，福尔摩斯先生。”说着，她掀起了面纱。我能看出，她确实处于万分焦虑当中，那苍白的脸色、沮丧的神情和惶惑不安的双眸

像极了一头被猎人追逐得狼狈逃窜的动物。从身材和相貌判断，她约莫有三十岁，可却因为某些原因过早长出了银丝。

福尔摩斯迅速打量了她一下，随即向前探身，轻拍着她的手臂安慰道：“您不必担心，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帮您把事情处理好。您今早坐火车赶来，想必已经很累了。”

“您怎么知道？您认识我？”这位女士疑惑地看着我的同伴。

“不，我只是注意到您左手的手套里的半截回程车票罢了。您一定很早就动身了，并且在到达车站前，在泥泞崎岖的道路上乘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单马车。”

虽然不易察觉，我还是注意到那位女士因为吃惊，身体微微震动了一下，并且更加惶惑地凝视着眼前这位侦探。

“不必奇怪，这没什么奥妙，亲爱的小姐。”他笑了笑，轻松地说，“在您外套的左臂上，至少有七处新鲜的泥点，除了这种单马车，没什么其他车辆可以留下这样的痕迹，并且，看来您是坐在了车夫的左边。”

“您说得完全正确，”她信服地点点头，“正如您所说，我六天前离开家，乘坐第一班火车来到这里。先生，我真的快崩溃了，没有一个人能帮上我。我从法林托歇太太那里得知您超乎常人的办案能力，并且打听到了您的住址。您曾在她最无助的时候无私援助她，先生，您可以同样帮帮我吗？我相信您一定可以给我指出一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道路。虽然目前我无力酬谢您，但就在这一两个月，我即将结婚。到那时，我就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收入，请您相信，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小姐，我很乐意为您解决难题，就像曾经为您的朋友效劳一样。至于酬劳，您完全不必担心，对我来说，案件本身就是最好的酬劳。那么，现在请您说说这件困扰您的烦心事吧，请不要遗漏任何您注意到的细节。”

“唉，我的恐惧正是由一个个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引起的，甚至连最应给予我支持的人，都将我看成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因为我所害怕的东西在他看来太过模糊，我能从他安慰我时的话语和神情中察觉出回避的意味。福尔摩斯先生，我听说您有看透人心邪恶的本事，请您告诉我，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处境中，我该怎么做。”

“我会尽我所能，小姐。”说罢，福尔摩斯停下来，等待这位可怜的女士叙述案情。

“我叫海伦·斯托纳，目前和继父生活在一个有二百年历史的古老宅邸里，他是古老的罗伊洛特家族最后一个在世者。这个家族一度是英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可不幸的是，上个世纪，连续出现四代挥霍无度的子嗣，最后搞得几乎倾家荡产。除了几亩土地和我们现在住的老宅之外，往日的辉煌早已荡然无存。最后一位贵族可悲地过着苟延残喘的没落王孙生活，而他的独子，也就是我的继父认为自己必须摆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借来一笔钱，凭借这笔钱获得了一个医学学位，继而出国行医，凭借自己的医术和坚韧，将业务做得十分发达。可由于家里几度被盜，盛怒之下的他将管家打死，差一点被判处死刑。随后的长期监禁将他变成了一个性格暴躁的人。

“罗伊洛特医生，也就是我继父，在印度时娶了当时是少将遗孀的母亲。于是，我和我的孪生姐姐茱莉亚跟随母亲和罗伊洛特医生住在一起，与此同时，我的母亲立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赠与他，但附加条件是在我们结婚后，继父每年必须拨给我们一定的金钱。后来，我们重返英伦，不久，我们的母亲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不幸丧生，罗伊洛特医生放弃了继续从医的念头，带我们一起在家族老宅中过活，母亲的遗产足以为我们提供一切。

“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继父发生了可怕的变化。起初，邻居们十分乐于见到罗伊洛特的后裔回到老宅，可父亲却暴露出了这个家族带有遗传性的近乎疯狂的暴戾，甚至变本加厉地与碰到的任何人穷凶极恶地争吵，有一两次一直吵到惊动了警察。就在上星期，他还把村里的一个铁匠扔进了小河，天哪，他是如此力大无穷，简直没人能在他发怒的时候控制他。我想尽办法，花费了不少钱财，才说服对方平息此事，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我们的继父也就成了村里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

“除了那些游荡在荒野边缘的吉卜赛人，我们的继父没有任何朋友。因为他允许那些到处流浪的吉卜赛人在这几亩荆棘丛生的土地上扎营，所以他们成了朋友。他不仅时常接受这些特殊朋友的款待，有时甚至随他们四处流浪数周之久。更古怪的是，他对印度的动物有着特别强烈的爱好，目前，他有一只印度豹和一只狒狒，可两只动物在他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地跑来跑去，看起来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暴躁可怕。

“福尔摩斯先生，我说了这么多，您应该不难想象，我和我的姐姐

生活得多么痛苦压抑。没有外人愿意与我们长期交往，一直以来，我们操持着所有家务，姐姐过世的时候，虽然年仅三十岁，可两鬓早已斑白，甚至比我现在的情况还糟糕。”

“那么，您姐姐已经过世了？”福尔摩斯微闭双眼，头一直靠在椅背上。

“是的，她是在两年前过世的，我想说的正是这件事。您可以想象，我们过着那样沉闷压抑的痛苦生活，几乎遇不到任何与我们年龄相仿地位相同的人。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去拜访姨妈，在那里遇到一位海军陆战队少校。很快，他们缔结了婚约，可我们的继父却表示强烈反对。最终，在婚礼前两周的时候，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从此，我失去了一直陪伴着我的姐姐。”

此时，福尔摩斯半睁开眼睛，看了看他的客人，说：“请把细节说准确些，这很重要。”

“这些对我来说简直是噩梦，每个细节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正如我所说，我们所住的庄园极其古老，只有一层的房间住着人。一层的三间卧室依次住着我的继父、我的姐姐和我自己。这些房间彼此互不相通，房门都朝向共同的过道，窗户都朝向一片草坪。在那个不幸的夜晚，我们的继父早早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好像一直在抽烟，以至于我姐姐被那强烈的印度雪茄烟味熏得不得不逃离自己的房间，来到我这里谈起她即将举行的婚礼。

“到了十一点多，她准备起身回房，但走到门口时仿佛突然想起了

什么，回过头来问我：‘海伦，你半夜听到过吹口哨的声音吗？这几天凌晨三点左右，我总能听到清晰的口哨声，也许我是一个睡不沉的人，所以才被吵醒。我也说不出那声音是来自隔壁还是来自草坪，所以我来问问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听到了奇怪的口哨声。’因为我一向睡得比较沉，所以从未听到过奇怪的口哨声，不过我估计，这声音说不定是来自那些讨厌的吉卜赛人，姐姐似乎觉得这也说得通，于是无奈地冲我笑笑之后，便离开了。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她转动钥匙的声音。”

这时候，福尔摩斯打断了她：“什么？这是你们的习惯吗？夜里将自己锁在屋子里？”

“是的，我们总是这样，因为继父养了两只凶猛的动物，如果不把门锁上，我们总是不能安心。”

“哦，原来如此，请您接着说下去。”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

“那晚，姐姐回房之后，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您知道，双胞胎之间总会有这种微妙的感觉，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始终压在我的心头。窗外狂风怒号，暴雨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户上。突然，传来一声女人惊恐的狂叫，在风雨声中显得更加可怕，那正是姐姐的声音。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就在打开自己的房门时，仿佛听到姐姐所说的口哨声，随后，又听到哐啷一声，似乎是金属掉在地上的声音。顺着过道看过去，姐姐的房门已经被打开，房门慢慢移动着，我吓得呆住了，不知道会从里面跑出什么可怕的东西。我缓慢移动过去，借着过道微弱的灯光，看到了至今仍会出现在梦中的可怕一幕：姐姐面若土灰，身体像醉

汉一样摇摇晃晃，我想抱住她，却无济于事。她浑身没有一丝力气，颓然倒在地上，接下来是可怕的四肢抽搐，我想，她一定承受了可怕的剧痛，整个人在地上翻滚、扭动。突然，她绝望地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喊：‘天啊！海伦！是那条带子！带斑点的带子！’她把手举在空中，指向继父的房间，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可强烈的抽搐再次降临，她再也没有说出任何一个字。

“我一边大喊我的继父，一边快速跑出去，正碰到继父从他的房间匆匆赶来。可一切都太迟了，即使我们做了应急处理，并且以最快的速度从村里请来了医生，但一切都是徒劳，可怜的姐姐已经奄奄一息，濒临死亡。直到咽气之前，她再也没有说出一个字。”

福尔摩斯再次打断了这位悲伤的女士：“等一等，您能肯定确实听到了口哨声和金属碰撞声吗？”

“千真万确，那声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在那晚的狂风暴雨中，老房子吱吱嘎嘎的，说不定……”

“你姐姐穿着什么？”

“她穿着睡衣，右手攥着一根烧焦的火柴，左手握着火柴盒。”

“这非常重要，说明出事时她划过火柴，并想看清周围的情况。当地验尸官怎么说？”

“鉴于我继父在当地臭名昭著，所以验尸官十分重视这个案件，虽然他十分细致地进行检查，可还是找不出任何死亡原因。房门是从室内反锁的，窗户也从里面用宽铁杠锁着，绝无从外面打开的可能。墙壁和



地板也被仔细检查过，结果一样令人失望。唯独烟囱很宽，但也被四个大锁环闩上了。因此，几乎可以肯定，那天晚上只有我可怜的姐姐一个人在房间里。并且，她身上也没有任何遭受过暴力的痕迹。”

“有没有中毒的可能性？”

“医生们为此做了检查，但没有任何异常。”

“当时老宅附近有吉卜赛人吗？”

“有的，他们总是阴魂不散。”

“她提到了带子，带斑点的带子，这让你联想到什么没有？”

“我姐姐当时一定是吓坏了，我甚至觉得她的死因纯粹就是恐惧和震惊，带子什么的也许只不过是精神错乱的产物。可后来又觉得，带子也许是指那些吉卜赛人的头巾，他们总是那么神秘、诡异。”

“这里面还有许多古怪，”我的朋友摇摇头说，“请继续。”

“两年过去了，我一直生活在孤单、压抑和痛苦中，直到一个月前，一位正直的男士向我求婚，但继父并没有像上次一样表示反对，于是我们将婚期定在春天。两天前，由于要对房子进行修缮，我的卧室墙壁被钻了些洞，于是，我不得不搬到姐姐曾经住过的房间。昨天晚上，躺在姐姐的床上，回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骤然听到了那预示着死亡的口哨声。可想而知，我被吓得魂不附体。当我点上灯检查的时候，却什么也没发现，在那种情况下，谁还能安然就寝呢。我立刻穿上衣服，悄悄溜出来，正如您所料，以最快的速度到这里来拜访您。”

“您这样做十分明智，但您似乎并没有将全部实情说出来，难道您在袒护您的继父？”说着，福尔摩斯上前拉起这位客人的袖口，五块瘀青在白皙的手腕上十分显眼，“您受到过虐待。”

这位可怜的女士低下头，满脸通红，羞愧地遮住手腕上的瘀青，支支吾吾地说：“他如此强壮，他也许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

此时，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福尔摩斯手托着下巴，凝视着噼啪作响的炉火。

片刻过后，我的朋友打破了寂静：“这件案子十分复杂，我希望能了解更多细节。不知道今天我们能不能在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查看一下这些房间？这是十分必要，并且刻不容缓的。”

“完全可以，他今天正巧要进城办事，很可能要忙碌一整天，这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女管家，支开她不是难事。”

“太好了，华生，看来我们要走一趟了。”

“乐意奉陪。”我答道。

年轻的女士似乎比刚来的时候平静了一些，她将那厚厚的黑色面纱重新蒙在脸上，轻声说：“那么我就不多打扰了，我立刻赶火车回去，好能及时迎接你们。福尔摩斯先生，太感谢您了，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希望下午能快点见到你们。”随后，她悄悄走出了房间。

等这位女士离开后，福尔摩斯身体靠向椅背，问道：“你有何感想，华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毒辣的阴谋。”

